

# 那年的防震棚·防震房

□ 张国印

1976年7月28日,唐山大地震严重波及遵化县(现遵化市),造成472人死亡,重伤985人,倒塌房屋37.5万余间,大量牲畜死亡和机井震毁。那么,震后抗灾中,人们是怎样度过盛夏汛期和寒冷冬季的呢?

地震后,住在唐山地区北部百余华里的遵化县(现遵化市)思恭庄村的乡亲们惊魂未定,耳旁回响着天边惊雷般的巨响,眼前仍然飘着闪过的一道道蓝光,加上余震频繁,于是,便不敢再住原来房屋,哪怕是房屋轻微受损。

村人先是住进了抗震棚。抗震棚极其简陋,用竹竿、木棍做成两个人字架,上端用一根长木相连,长木成了房屋脊状,两侧附以多根竹竿或树枝木条。架好后,上边蒙上拼凑的炕席、雨布、塑料布,甚至被褥床单——一条条,一块块,大小不一,形状各异,颜色斑斓。再将棚子用几道或粗或细的麻绳拢上,下端坠上石块或砖头,防震棚就成了。棚内,把卸下的房屋门板,用石块或者木凳撑起,替代了睡觉的土炕,

有的干脆将苇席铺在地面,下面放些柴草。人们小心翼翼钻进棚去,不是怕床倒,就是怕屋塌,可谓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

街道两侧棚子一个接一个,大大小小,满天星一般。正值盛夏汛期,风大雨大加余震,经不住风雨飘摇,有些棚子被撕裂、倒塌,甚至吹跑,棚内人四散,惊鸟般投向邻近的棚子……

几天后,上边发放的抗灾物品到了——铁丝、苇席、竹竿等等。一家一户的棚子得以加固、扩大,暂时稳定下来。这时候,人们给棚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——抗震棚。

人的抗压与求生能力于灾难中得以展示,得以释放。“抗震棚”的名字,更充满着坚韧,充满着豪迈。

夏天过去,秋季来临。其间,个别胆子大的人搬回了房内。担心余震,便不关门闭窗,以备随时逃出。

为了踏实过冬,需要未雨绸缪。到了秋季,人们便开始了过冬准备——建防震房。

防震房,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。介于抗震棚与房屋之间的建筑,是抗震

棚的放大与加固版,亦是传统房屋的缩小与简易版。

选址在自己家院内朝阳处,自然也是便于生活的位置,坐北朝南。码好简单基石,柱脚、柁、檩、椽子一应上好,四壁是玉米或高粱秸秆帘,内外套泥,顶棚用厚实的玉米秸、高粱秸铺盖,上面苫一两层苇席,或者油毡,再用绳索拢住,用石块或木棍压实。

防震房分两部分,里边是住室,搭有土炕。外边是灶间,中间秸秆帘隔开,也用泥抹实。灶间靠北,南侧是门,也是防震房的唯一门口。防震房南侧留有窗户,朝阳采光,北侧与东西侧封闭。

从抗震棚到防震房,一字之差,变化之大,却不可同日而语。

生活中,人们穿梭往来于原有房屋与防震房之间——原有大房成了储藏所在,吃穿所用,源源不断地流向防震房,而防震房功能则突显安身之处,更突显抗震之功能。

我家防震房建在老房西北侧,7米多长,4米左右宽。和乡亲们一样,自感低矮狭窄,欠通透少阳光。全家老少9

口人睡一铺炕,有拥挤之感自然是正常不过的。

防震房毕竟是防震房,在生活中自显其独特之处。首先,由于门框矮,进入需弓身弯腰。时间长了,人们戏称村人都学会礼貌了,进门就弓身弯腰,快赶上作揖了;还有,进出只能容一人,敢巧了,家人一起进出需排队;另外,房矮,晚上捂被、早起叠被不能站炕上,人,只能在炕沿地下。更有,由于没有后窗,灶间蒸发的“锅汽”只能从南门流出,可寒冬又挂着厚帘,渠道不畅,“锅汽”聚满着灶间,白白闪闪,飘飘悠悠,仙境一般。置身其间的做饭主妇,往往成了下凡的仙女。这自然是为一日三餐操劳的主妇们的一番自嘲。

一个寒冷的冬天,一个普通又极其不普通的冬天就这样过去了。

第二年春天,春暖花开,余震减少,震级减小。人们开始修补受损老房,彻底拆除坍塌的房子。

几个月后,也就是盛夏来临之前,村人们纷纷搬出防震房,住进了加固好的老房或者新建的房子。

#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

## ——简述从《救国报》到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的烽火岁月(5)

□ 王烁辉

### 3. 血腥“扫荡”下的牺牲与坚持

(接上期)

1941年3月30日至12月25日,日伪连续推行了三次“治安强化运动”,但在冀东八路军的坚决打击下,以伪“治安军”为主的敌军基本不敢进入我们的根据地基本区,战火未大规模波及鲁家峪地区。而1942年4月的这次行动,日本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,精锐尽出,妄图把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彻底摧毁。

面对日伪来势汹汹、昼夜不停的重重“扫荡”,敌后形势极度危急。社长崔林主持召开紧急会议,根据得到的情报与大家分析形势,研判出这次大“扫荡”和之前相比完全不是一种规模,敌人的兵力是空前的,而且准备了“铁壁合围”“梳篦清剿”“分割封锁”“重点剔抉”等种种战术交替使用。

因此,办报工作已经不能坚持,而要以保存实力为主,化整为零,分散活动。崔林打算自己先到司令部去随军行动,以便随时了解形势的变化,研究报纸下一步的出版发行工作。报社人员可回城落户,可投亲靠友,也可自由活动,最好离开鲁家峪一带。

《救国报》被迫暂时停刊。

同志们按照崔林的意见连夜分散,几位女同志被安排到老乡家隐蔽,但是更多人却一时定不下转移的目的地。这时,布于打算先到腰带山地区去探探路,他的弟弟在那个地区当区长,比较熟悉情况。临行前他和同事们说好,如果腰带山一带情况较好,就来信让同志们去。未料此一别竟成永诀。

布于抓紧时间离开被敌人重兵围困的鲁家峪。他绕过岗哨,穿林越沟,急速向东步行几十里路,到丰润找他的二弟傅泉恩。不久后的一天,在东山沟隐蔽的陈大远等几人接到布于托人带来的口信,说是腰带山一带的群众条件、天然地形都很好,环境基本稳定,如果鲁家峪地区不便坚持,可以到他那里去。几位同志正准备出发的时候,陈大远妻子腿部意外受伤,他只得留下来看护。

未料一个月之后,噩耗传来:布于同志牺牲了!他同他的弟弟还有两个地方干部,一起牺牲在腰带山的“妈妈洞”里。

悲痛万分的陈大远冒险来到分别了两个月鲁家峪北峪,在一片废墟中找到曾同布于一起生活、工作过的火石洞,想找到布于在撤离前掩藏的《救国报》和《老百姓》。但是,洞里已经被敌人劫

掠一空。

陈大远坐在火石洞口,看着正在随风飘落的梨花,想起自己和布于初到鲁家峪时,布于创作的一首七绝中的两句:“风移炮火听无迹,午夜遥闻堕果声。”他默默地在心底深处依韵诵读:“连天炮火人何处?薄暮梨花落有声。”以此悼念自己的挚友。

据史料记载:1942年4月,敌人的第四次“治安强化运动”,从扫荡鲁家峪开始。仅仅十几天时间,就把鲁家峪的几个山峪,尤其是东峪、北峪、芦子峪、阎王峪等山村的民房全部烧光,对墙壁物资、隐藏伤病员与群众的所有山洞,逐个用射击、火烧、爆破甚至施放毒气等惨无人道的手段进行破坏,稍有可疑的地方就掘地三尺,把梯田的坝坎全部拆毁,粮食全部抢走,家具全部砸毁,共屠杀抗日群众和工作人员205人,冀东军区分区设置在这里的各类机构均遭破坏。

原本繁荣兴旺的鲁家峪,顷刻变成了一片焦土。

但是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。经过冀东军民顽强的反“扫荡”斗争,敌人的气焰逐渐收敛。

1942年7月底,崔林从司令部回到报社的吉祥地卢各寨附近。他立即召集可能召集到的同志,着手恢复《救国报》。最初集合起

来的只有七八位同志,其中包括刻字员、印刷员、交通员,还有收报组的同志。值得庆幸的是,在这次反“扫荡”斗争中,冀东军民完好地保存了印刷设备。集合起来的人员虽少,工作门类却齐全,报纸的复刊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。

同时,两位收报员利用反“扫荡”的空隙,认真钻研,反复试验,用仅有的收报机接收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新闻。处在抗日前线和敌后的群众,终于可以通过红色电波,收到延安的广播,听到党中央的声音,大家心情为之振奋。

7月28日,《救国报》的复刊版与读者见面了。复刊版的第一篇社论是崔林撰写的。社论分析了敌人“扫荡”必将被粉碎的形势,颂扬了冀东军民反“扫荡”的英雄气概,指出了今后对敌斗争的任务。报纸发到读者手里,读者把它当作反“扫荡”的捷报争相阅读。《救国报》的复刊,也被视为敌人第四次“治安强化”被粉碎、抗日军民获得胜利的一个信号,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日的斗争意志。特别是延安新华社的新闻在《救国报》上出现,更使人们扩大了视野,见到了整个敌后根据地的形势,见到了人民的天下和胜利的曙光。

(待续)



《救国报》社部分同志在鲁家峪的山坡上



《救国报》社部分同志在鲁家峪的果树下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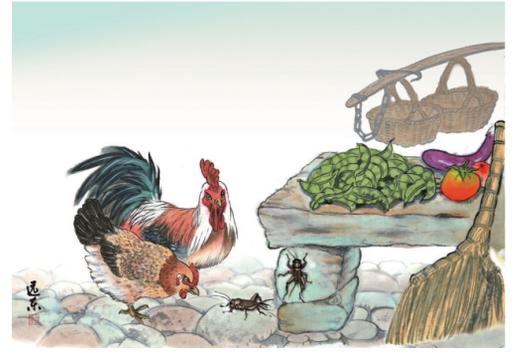
“二十四节气”,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,在“二十四节气”中,“五天为一候,三候为一气”,即半个月为一个节气,每个节气分三候,一年共“二十四节气”“七十二候”,古人将各“候”均与一种物候现象相对应。这是古人独有的关于时令、气候、物候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,属于我们祖先的时间哲学,至今仍然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我们的日常生活。(韦远东文/绘)

### 小暑神清夏日长



古人所说的“温风”,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温暖的风,而是指热风、热浪。到了小暑节气,大地上凉风不再,吹过的风中都带着热浪。

小暑三候之一:一候温风至



《诗经·七月》中有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小暑节气的时候,蟋蟀开始离开田野,到庭院的墙角下躲避暑热。

小暑三候之二:二候蟋蟀居宇



鸷,是凶猛的意思,小暑日后,老鹰因地面炎热而开始飞到高空活动,所以在这个时节很容易看到鹰凶猛地与它的猎物搏斗、捕食的景象。

小暑三候之三:三候鹰始鸷

### 万物葱茏暑正浓



陆生的萤火虫一般在腐草上产卵,这些卵在大暑时节孵化成虫,所以古人认为萤火虫是腐草所生。

大暑三候之一:一候腐草为萤



“溽”是湿,“暑”是热,“土润溽暑”指这个时节土壤湿润,空气潮湿,天气闷热,暑湿之气达到了顶点。

大暑三候之二:二候土润溽暑



大暑时节天气持续高温闷热,地表水汽蒸发旺盛,雷雨会时常出现。而雷雨天气,能使暑气减弱,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。

大暑三候之三:三候大雨时行

